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567  
30 January 1985

CHINESE

第二五六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月30日星期三下午3时4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克默拉里亚先生

成员国：澳大利亚

布尔基纳法索

中国

丹麦

埃及

印度

马达加斯加

秘鲁

泰国

特里尼达和多巴哥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法国)

沃尔科特先生

巴索勒先生

凌青先生

比尔林先生

哈利勒先生

韦尔马先生

拉贝塔菲卡先生

卢纳先生

甲盛实先生

艾莱恩先生

科尔涅延科先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马克西先生

柯克柏特里克夫人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0750室）。

下午3时40分会议开始。

主席发言

主席：诸位成员都看到安理会议事厅里已安装了设备，给他们看一些电视录像。我必须向他们解释一下。乍得代表通知我，在他发言的时候，他想沿袭过去的做法放映一些录像。作为安理会的主席，我决定授权放映这些录像，并且我已为技术方面的安排作了必要的指示。

由于这是安全理事会今年第一次举行公开会议，我要向所有在座的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本着合作的精神进行工作，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

我特别高兴地欢迎安全理事会新当选的非常任理事国，即澳大利亚、丹麦、马达加斯加、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它们的任期是两年。我们欢迎他们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我相信我这样说是表达了安理会全体成员的意见。我相信，他们将作出有益的贡献，帮助我们根据安理会所负的重要的职责寻求解决它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我还要代表安理会，向离任的成员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工作所作的重要贡献。马耳他、尼加拉瓜、巴基斯坦、荷兰和津巴布韦等国的代表已经赢得了我们的尊敬和友谊，我相信，我们将继续卓有成效地和他们一起工作。

向离任主席表示感谢

主席：我仅代表安理会向我的前任、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艾哈迈德·哈利勒先生阁下特表敬意；他作为主席以伟大的才能和效率主持了安理会12月份的工作。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5年1月28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6911)

主席：我要告诉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和乍得代表的信，他们要求允许他们参加对安理会议程这一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两国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                      先生（乍得）和                      先生在安理会席位置上  
就坐。

主席：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这次会议是在1985年1月28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6911）中要求召开的，此前该代表团代办于1985年1月25日还给安全理事会主席写过一封信（S/16906）。

我还要请安理会各位成员注意载于1985年1月28日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信中的第S/16912号文件。

我的发言名单上第一位发言人是乍得外交与合作部长，戈阿拉·拉索先生阁下；我对他表示欢迎。现在我请他发言。

拉索先生（乍得）：在谈论安理会要处理的项目前，我想代表我国代表团真诚地祝贺阁下出任安理会一月份主席，并借此机会感谢您迅速及时地召开这次安理会会议。

法国与乍得共和国之间享有亲切而富有成果的关系。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法国代表在这一重要时刻主持安理会。我们深信，在您英明专心的领导下，以及依靠阁下出众的资深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才能，安理会将能妥善履行《联合国宪章》所赋予的重大责任。

我还愿借此机会向您的前任、我们兄弟友好的国家，埃及常驻代表致敬；他干练有为，对此实在当之无愧。

我还要热烈地欢迎新当选的安理会成员国，即澳大利亚、丹麦、马达加斯加、泰国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祝愿它们在安理会有待处理的重要工作上顺利成功。

最后，我愿向迅速响应我国的呼吁，并因而允许我在安理会发言的所有安理会成员国表达全体乍得人民和他们政府的深切感谢。

1984年9月27日，在恩贾梅纳挫败了一个企图彻底干掉侯赛因·哈布雷总统及其全体政府成员的阴谋。这一阴谋是卡扎菲企图在乍得实现其扩张目的而进行了近20年之久的图谋的一部分。政府已制备了一份关于这项阴谋的白皮书。

简单地谈一谈乍得——利比亚争端的背景，是有助于了解这一《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我已提供了该白皮书，俾能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予以散发。我们曾于1983年在安理会，作了详尽的讨论，但是现在来回顾一下那次讨论的主要特点，也不会失当。

事情是在1970年推翻伊迪里斯国王的政变后才几个月开始的，的确，卡扎菲出版了一份利比亚官方的道路图，该图的引言表明，图中所载的国际疆界不应视为是固定的，因为它们是可以改变的。我要指出，那一道路图已经把报界后来称之为“阿乌祖地带”的地区包括在利比亚领土之内了。

1971年，在乍得领土上发现了利比亚的实际军事存在。1973年，这一存在加强了，随后又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利比亚于1973年占领了114,000平方公里，现在占领着550,000平方公里。换言之，占领了整个博尔库——恩内迪——提尔斯提地区。

卡扎菲的未敢公开的美梦乃是占领并奴役整个乍得和乍得人民，以便随即颠覆整个非洲。

乍得当局从一开始就想同利比亚谈判，但徒劳无益。

卡扎菲的利比亚对乍得进行了侵略，占领了乍得并干预乍得的内政。利比亚以1935年流产的《拉伐尔——墨索里尼条约》来掩盖它对部分乍得领土的占领。

那一条约从未取得法律效力，因为法国和意大利从未交换过批准文书。再者，当法国和利比亚联合王国后来在1955年签定《睦邻友好条约》时，双方均认为在双方都承认的有关划分法属赤道非洲（即尚在殖民统治下的乍得）和独立的利比亚双方领土其他边界的国际文件中不宜提到流产的“拉伐尔——墨索里尼条约”。

卡扎菲政权为了企图改善其形象，声称：在1951年至1969年期间，利比亚并没有真正独立，因此，所有的决定都是根据帝国主义的旨意作出的；在卡扎菲看来，1955年的条约尽是虚假的东西；其条款混乱不堪，所以，利比亚不承认该条约，因为该条约给利比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1955年前缔结的所有公约都没有满足利比亚人民的愿望，若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利比亚领土将会远远超越目前的界限。

卡扎菲解释国际法时所使用的极其恶劣的方式应该引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严重关切。

为什么被我们说成是流产的拉伐尔——墨索里尼条约从未生效呢？这是因为由于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进行的战争，所以从未交换过批准文书，也从未打算过交换批准文书。的确，这个已流产的《罗马条约》标题的第一条规定，只有在缔结一项有关突尼斯的公约后，该条约才能生效。

当时的意大利外交部长奇阿诺伯爵于1983年12月17日声明，《罗马条约》“既没有被批准，也没有最后完成，所以在历史上已经作废”。法国驻意大利大使弗朗夸斯·蓬瑟先生阁下在考虑到这一声明的情况下说：

“如果没有交换批准文书是由于暂停执行应在交换前缔结的《突尼斯公约》引起的话，那末法国没有责任对导致意大利自己争取这种延搁的情况作出评价”。

如果说有争端的话，这种争端已经根据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2月15日在其第392(V)号决议中提出的建议，在法国和利比亚联合王国之间最终得到解决。

根据这一决议，法国与利比亚联合王国缔结了我上面提到的《1955年8月10日条约》。该条约第三条规定：

“缔约双方承认，以利比亚为一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法属西非和法属赤道非洲为另一方的领土之间的边界源出于利比亚联合王国建立时所生效的国际文书，这一点在附件中的交换文书是已有说明。”

附件一指出，目前有效的国际文书是：1898年6月14日的《法英公约》；1899年3月21日的上述公约的《附加宣言》；1902年11月1日的《法意协定》；1919年9月8日的《法英公约》以及1919年9月12日的《法意公约》。

两个主要缔约国批准了1955年8月10日的法利条约。1957年1月20日交换了批准书，条约于1957年3月26日生效。

应该记住，签署条约的那天所交换的文书是作为条约的附件，其中载有有关乍得和利比亚边界线的详细而无可争辩的规定。

综上所述，人们很容易看出和理解，利比亚对乍得的好战态度主要出之于的黎波利政权对乍得和整个非洲其它地区的吞并野心。因此，正是卡扎菲一直在制造乍得和利比亚之间的边界问题。

乍得是一个贫穷的内陆国家，深受饥馑和干旱之苦，遍地是战争疮痍，乍得首先解决的事情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其人民的福利。

尽管乍得的老百姓遭受干旱的苦难，快要饿死，第三共和国的政府却被迫把乍得的微薄资源的一大部份用于进行这场的黎波利政权强加给它及其饱受艰辛的人民身上的战争。

尽管困难重重，乍得人民在侯赛因·哈布雷总统的英明领导下意志坚定，认识到有必要抵抗这场侵略。哈布雷总统勇敢地继续在两条战线上进行斗争，那就是利比亚强加给它的战争及干旱。

没有领袖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人民没有领导就无法从事大规模的事业。我已经说过，如果乍得人民正在抵抗，那应归功于他们的总统侯赛因·哈布雷的内在品质。卡扎菲知道这点，并认识到这对他是不利的，那就是他所无法容忍的。

对卡扎菲来说，侯赛因·哈布雷总统是卡扎菲政权对乍得的扩张主义阴谋的主要障碍。对卡扎菲来说，侯赛因·哈布雷总统是千方百计要加以消灭的人。

他所选择的是恐怖主义的方法。根本不尊重边界。政治恐怖主义对道德、边界、原则和国际准则都在所不计，这应该引起联合国所有会员国的深切关注。每个会员国都必须尽力反对和消灭那些应对国际恐怖主义负责任的人，并且使之无法得逞。我认为，虽然热爱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还有许多工作有待去做。

政治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经常是毫无防备，而犯罪分子却用匿名的办法来掩盖自己及其主子的面目。在许多情况下，当恐怖分子被认出时，已经为时过晚，对受害者来说，已无济于事。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是能够及时防止恐怖主义的渗透行为的，这主要是由于国际合作的不断加强。值得乍得庆幸的是，嫌疑分子在下手前当场被抓获。这样就可以找到真正的凶手。

去年九月我们的安全机构极为审慎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认真调查，最后得以粉碎一次暗杀侯赛因·哈布雷总统和乍得政府所有成员的阴谋。由于那些假装同暗杀的嫌疑犯进行勾结的忠实的乍得人出来作证，经过彻底分析爆炸装置，乍得政府才能够确定国际恐怖主义头子卡扎菲是这次卑鄙阴谋的真正幕后策划者。

下面我将概述一下乍得安全机构对卡扎菲为了谋求政治霸权在乍得共和国进行大规模暗杀所采用的人为和技术办法进行调查的结果，事实已经证明，卡扎菲无法以地面上的军事行动来取得这种霸权。乍得政府希望，在目前调查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公布的这份初步报告，将有助于警告其它可能成为卡扎菲的受害者的人注意，因为卡扎菲正在世界上加紧进行恐怖主义活动。

1984年9月26日，安全人员根据乍得爱国者提供的情报，对一个名叫阿里·哈桑·亚当的乍得商人的住宅进行搜索。在搜查中发现了一个红色人造革公

文包，公文包同世界各地商人用的那种非常相似，但是公文包里却装着电子起爆装置以及足以炸毁一幢房子的炸药。从阿里·哈桑·亚当处查获的东西表明，他是在地处恩贾梅纳对过的沙里河对岸那一边的喀麦隆城镇库塞里从一位利比亚代理人手中接受那个起爆装置的。

这位利比亚代理人自称赛努西·阿卜德萨拉姆，他告诉阿里说，公文包内装着窃听装置。然后，赛努西要求阿里在乍得共和国总统会见政府成员之前把公文包搁在商会的会议室里。这个窃听装置（实际上是炸弹）本来是要由阿里放在他在恩贾梅纳的住宅里，等候赛努西的进一步指示。

这位利比亚代理人给阿里看了另一个公文包，并且告诉他说，公文包里装有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和一台录音机。赛努西解释说，他要用这套装置把部长会议上的争论录下来。

在考虑了我所提及的对炸弹的分析结果后，侯赛因·哈布雷总统及其政府成员决定对这一情报进行保密，希望把利比亚代理人赛努西引到恩贾梅纳来，俾能逮捕他及其同伙。

与此同时，安全部队得到指示继续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十分清楚地表明，这次暗杀阴谋是得到利比亚政府及其领导人卡扎菲的支持的。此外，事实证明，几个利比亚人和有经验的外国技术人员是这次未遂暗杀的同伙。这次令人恐惧的活动一旦得逞，他们就能捞到3,000万法郎（非洲金融共同体法郎），也就是67,000美元。

这个外表看上去没有丝毫危险的手提箱里装有六条捷克制造的Semtex-H型塑料炸药雷管。每一雷管都用油纸包好，装有2.5公斤的强力炸药。如果在室外，这15公斤的塑料炸药合起来足以摧毁7.5米内的卡车和人。

然而，如果是在封闭的会议室内，同量炸药的威力将大为增加。事实上15公斤的炸药足以摧毁一个6,000立方米的会议室并损坏室内每一个人的肺。



捷克的这种 Semtex-H 炸药在世界各地广泛销售，恐怖主义集团尤其喜欢将这种炸药用于地雷信。例如，莫桑比克的爱国人士埃德瓦多·蒙德兰就是被一个装有 Semtex-H 炸药的地雷包裹炸死的。

这一塑料炸药的雷管同一个由电子组件装成的引爆装置联在一起。该引爆装置是由聚乙稀氯制成的信管，长2.9公分，直径4公分，以普通的1.5伏电池启动。

雷管带有一个付有“试验”和“开动”两个位置的开关。当开关处于“试验”位置时，按下电池旁的按钮会使一个红色的指示灯发亮。当开关处于这一位置时，没有电流从各接触点流向雷管。但如开关处于“开动”的位置，则同样的程序可使红色指示灯发亮，同时电流也从各接触点流向雷管。

上述那位利比亚人赛努西·阿卜德萨拉姆称之为“收音/录音机”的发射机是一个遥控装置，后来被保安部队没收。用于这一炸弹的发射机和接收机都是由在商店可以买到、用于电讯系统的普通电子组件装成的。然而，经过复杂的技术改动后，可使这些本身无害的组件成为死亡的工具。

为了能够引爆，这个炸弹的组件在实验室里被精巧地改动，然后又被熟练地组装起来。这一炸弹制成之后，可以在几公里以外引爆。阿里·哈桑这一受骗的乍得人本来肯定会同据说他在商会的会议室放置的所谓“窃听系统”一道被炸毁，从而除掉这个针对那位恐怖主义分子上校的主要见证人。

已经查明，利比亚的这一装置中发挥作用的零件是由西欧的一个商业来源提供的，这一来源在过去六年中在本哈兹向利比亚政府提供了几个这一类的零件。

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查表明，有15或更多套的类似组件已送到了利比亚本哈兹的军事安全办公室，邮局信箱724号。其中14或更多套组件可能已被卡扎菲这个头号国际恐怖主义分子组装成已放置在非洲大陆的或其他地方的炸弹。

我要指出，为了不使其他恐怖主义组织制造类似的装置，我故意省掉有关这一炸弹的具体技术。

根据见证人的作证和技术分析提供的证据，乍得共和国政府控告利比亚政府为了暗杀乍得共和国总统及政府成员而煽动了这一懦夫式的恐怖主义行径。

鉴上所述，乍得政府呼吁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坚决谴责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卡扎菲制造的罪恶阴谋。我愿借此机会提请所有国家对以下事实引起警惕，即正如我们已经在别处看到的那样，乍得以及乍得领导人并不是卡扎菲国际恐怖主义代理人的唯一目标。我们知道，另外还有至少14个尖端的爆炸设施仍在流传。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在利比亚恐怖运动用这些炸弹实现其罪恶目标之前，我们的发言有助于识别、甚至发现这些炸弹。

应苏联的请求以及第一委员会的赞助下，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刚刚对国家恐怖主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现在，联合国面临着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具体实例。安全理事会将作出什么决定？就乍得政府而言，它希望提供这一资料以及一些象片，以求作出微薄的贡献，帮助国际社会挫败所有国际恐怖主义行为，尤其是卡扎菲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

那些有理由对此感兴趣的人和官方认可的新闻代表都可以检查一下我所描述的那些缴获的武器。由于那种塑料炸药对我们以及飞机具有危险性，我们没把它带来。但我们带来了雷管，在那支公文包里。大家不用怕，不会炸死你们的。

但是，在打开公文包之前，我想请求技术员打开录象机，让我们看看如果这种炸弹爆炸的话，会造成什么后果。当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模拟，因为我们自己不是恐怖主义分子。

这就是那只公文包，看上去象一个商人或外交官的公文包。然而它里面却装着杀人装置。

以下是根据乍得代表团的请求而在安全理事会会议厅里播放的录象带法语讲解的译文。

去年秋天，哈布雷总统准备在恩贾梅纳城的商会会议厅里与政府成员和高级官员、其他重要的公民以及外国外交官举行会议。与此同时，一个自称教赛努西·阿卜德勒萨拉姆的利比亚代理人和一位能自由进入上述大楼的乍得商人进行联系。这个利比亚人指示那位商人把这只看上去毫无害处的公文包放在商会的会议室里。他说，这只公文包里只有一个窃听和录音设备，使得利比亚能够了解这些非常高级的讨论。然而，公文包里实际上装的不是窃听器，而是6包捷克制的赛姆泰克斯——H型塑料炸药。多年来，赛姆泰克斯——H型塑料炸药一直是恐怖主义分子喜欢用的炸药，尤其是用来制造书信炸弹。莫桑比克的爱国者埃杜阿尔杜·蒙德拉奈就是被装有这种炸药的炸药炸死的。这枚炸弹内含有十五公斤炸药，能把半径130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全部炸死。

在类似安理会现在开会的这个紧闭着房间里，其爆炸力将大大增强，能摧毁会议厅并把室内所有的人都炸得粉碎。在危险的塑料炸弹中埋藏着一个编号13的引爆器。顶上的测试按钮能查出电池和接触是否良好。

这里是一个拆散的引爆器。它用很容易通过商业渠道获得的设备巧妙地改装过的接收器可用普通电池。当测试按钮转到“开”时，这一装制即接收一个无线电脉冲，这个脉冲就引爆塑料包中的炸药。可以在数百米之外遥控。炸弹就藏在这个改装得非常巧妙的普通文件包中。现已发现，这一公文包中看来无害的发报器却能发出信号，分别引爆五枚炸弹。发报器的动力是一个可充电的电池，发报器配有一个折迭式天线。利比亚特工人员塞努西把公文包交给他所谓的同谋，假称里面只装着窃听设备。只要一按发报器的按钮，炸弹引爆器就会得到信号，摧毁侯塞因·哈布雷总统和乍得共和国的其他人员。这就是可能发生的情景。就是爆炸。

主席：我请乍得代表发言。

拉索先生（乍得）：这里有一些我们准备的小册子，其中包括我们拍下的各种照片。我们希望你把它们当作安理会正式文件散发。

主席：我感谢乍得代表在他发言开始时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非常高兴地祝贺你担任本月份安理会的主席。我深信，你的外交经验和智慧将有助于安理会的审议。

我还要向你的前任、我们的兄弟、埃及常驻代表表达我的赞赏，他出色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们1月28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已简要地阐明了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关于乍得国内形势的立场，信载于S/16912号文件中。尽管我们一开始就表明，没有正当理由召开安理会——听了刚才的发言之后我们又确信了这一点——我仍希望提出某些看法，以澄清乍得局势的真象。

这里我要强调，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拒绝S/16906号文件中的信中的所有指责以及拉索先生刚才的指责。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不干涉乍得，不在乍得领土上作任何进驻。被某些敌意势力一再说成是利比亚军队存在的只是驻扎在乍得北部的合法的民族团结政府的部队。

因此，叛乱分子哈布雷举行这次安理会会议的目的如下：第一，诽谤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把它描绘成侵略者，使人们怀疑其对乍得的意图；第二，贬低韦代领导下的全国统一政府的军事重要性和权力，该政府控制了乍得北部，其军队遍布全国；第三，为叛乱分子获得更多武器、外国军队和雇佣军进行侵略并屠杀乍得人民制造借口，通过攻击乍得北方的全国统一政府的部队捞取好处；第四，使恩贾梅那叛乱政权获得它从人民那儿得不到的合法性。

侯赛因·哈布雷和他的代表谈到了乍得的安全、和平与稳定，试图使世界公众舆论相信他们是赞成这些的，而事实正好相反。侯赛因·哈布雷一直是乍得动荡和不稳定的根源，他要对过去七年中，也就是从乍得民族解放阵线进入首都恩贾梅那以来乍得人民的苦难负主要责任。

自那时以来，哈布雷一直在从事暴乱，对乍得人民犯下罪行，进行屠杀，在此很难一一列举他破坏和平与安全的行为。我只想提一个事实，即在1978年8月31日签署了一项协议，从而使他能够进入政府，成为总理之后，他对菲列克斯·马卢姆的政府发动了叛乱，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内战。他还破坏了1977年3月14日的《卡诺协定》。他还试图获取政权，这样就使内战持续和升级。最后，在获得了通过乍得所有各派达成的协议而设立的唯一一个职位——国防部长——这一职务之后，在邻国，包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作出了艰苦努力之后，他对由于签订1979年8月18日的《拉各斯协议》而建立的由古库尼·克迪领导的合法的过渡性的全国团结政府发动叛乱，从而破坏了《拉各斯协议》。《拉各斯协议》是由乍得的11个党派签署的，其结果是组成了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政府。

哈布雷及其集团每当看到乍得获得了某种稳定时，就要破坏安全，制造不稳定。这还不够。他们还破坏了非统组织和其他非洲国家为使乍得这个20年来由于内战和饥荒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实现民族和解，恢复和平、稳定与合法性而做出的一切努力。

侯赛因·哈布雷的罪行已经消灭了其余的人口，促使他们跑到邻国，包括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避难。利比亚接纳了数以万计的乍得难民，并向他们提供了一切人道主义援助。侯赛因·哈布雷破坏了使乍得交战各方进行和解的所有努力，他同样破坏了非洲统一组织当时的主席、门格斯图总统关于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和解会议的倡议；他坚持要乍得的其他各派和以古库尼·韦代为首的乍得合法政府承认他为国家元首，从而破坏了安哥拉总统关于在布拉柴维尔召开和解会议的倡议。这是他以前曾在卡诺民族和解会议上拒绝过的古库尼·韦代的合法政府，那个时候他坚持以当时乍得总统费利克斯·马洛的辞职作为召开那一会议的条件。他坚持自己过去拒绝的条件证明了他没有实现和平的愿望，还证明了他要继续进行内战、消灭乍得人民以使他能继续掌权的目的。

侯赛因·哈布雷派了一位代表到这里来发言。以他为首的北方军只是曾签署《拉各斯民族和解协议》十一派中的一派。因此，国际社会是不可能上当的，也不能承认只由一派组成的政府的合法性。这一派是在雇佣军和外国力量的支持下，通过叛乱和武力而夺得政权的。

考虑到这一政府是如何得到政权，那么，它面临乍得人民在其合法政府领导下的顽抗就不足为奇了。有人欲谋杀曾对合法当局发动叛乱而获得政权的侯赛因·哈布雷及其集团也是不足为怪的。特别是当该集团并不控制国家的大多数、受到南部的武装抵抗、对合法政府控制的国家北部没有影响的时候就更不足为怪了。这证明，断言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策划谋杀侯赛因·哈布雷是毫无根据的。合法的乍得民族团结政府所发表，并在布鲁塞尔公布的声明中所提到的情况倒是可能的。声明证实，策划暗杀图谋的是侯赛因·哈布雷的一些私人警卫。反叛的侯赛因·哈布雷及其集团不具有任何合法性，他们在乍得人民中间得不到任何支持。在乍得发生的是一场为时20年的内战，这是由于侯赛因·哈布雷之流把其个人意愿置于乍得人民利益之上而引起的。

在帝国主义势力鼓动下，企图以对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横加指控的方式来转移国际社会对在乍得事态的注意力是不会解决乍得问题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根据《拉各斯协议》，在非统组织监督下，以及得到签署该《协议》所有各方参加的情况下谋求民族和解。继续支持以哈布雷为首的叛乱和无视合法性可能会加剧乍得的紧张局势，导致更多的流血和破坏。当前乍得的局势是：当地存在着一个在古库尼·韦代领导下的合法民族团结政府，该政府设于该国的北部并控制着国家的大部分；当地还存在着一个叛乱政府，假如我们能称之为政府的话；它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控制着恩贾梅纳，在寻求解决乍得问题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一事实。

利比亚人民同兄弟的乍得人民在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和精神上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两国在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有着共同的历史。当两国人民在本世纪初遭受殖民主义蹂躏时，他们战斗在一起。利比亚人在乍得同殖民主义进行战斗，乍得人在利比亚同意大利法西斯殖民主义进行战斗。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一直热衷于维持把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的特殊关系，它一贯地努力维护乍得人民的团结、安全与稳定。自60年代初以来，利比亚民众国是第一个致力于实现乍得民族和解和结束乍得人民悲惨命运的国家；1978年2月的第一届民族和解会议就是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塞卜哈城召开的。利比亚努力的结果是1978年乍得民族解放阵线和乍得政府在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塞卜哈和班格兹会议上互相给予承认。

从那时以来，为了实现民族和解的目标，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也参加了在尼日利亚举行的所有会议，这些会议产生了《拉各斯协定》和在古库尼·韦代领导下的得到非统组织承认的民族团结过渡政府。

作为一个姐妹的邻国，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准备一如既往地促进非统组织内部为了实现乍得的和平与安全的任何努力。

最后，请允许我指出，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向来强调自己对维护乍得统一与独立的深切关注。但是，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将同时保卫自己领土的完整。北方军队的代表提到利比亚的部分领土，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还要在这里指出，所谓的阿乌祖地带是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领土的组成部分，根据派往利比亚的联合国专员的报告所附的地图，我们从意大利殖民主义那里继承了这块领土，在比尔特报告的基础上作出了实现利比亚独立的决定。这张地图出现在大会第五届会议的正式记录补编第15号中。侯赛因·哈布雷的代表提到的地图是上述文件中地图的副本。这张地图现在就在我的面前，任何想看的人都可以看一看这一地带究竟属于利比亚还是属于乍得。

主席：我感谢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要提醒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我们正在审议的指控是由得到国际上承认的乍得政府提出的，在安全理事会对其合法性是不能表示异议的。正是应这个政府的要求，安全理事会主席代表所有成员国，在1983年4月6日的发言中说明了安全理事会关于解决乍得和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之间争端的建议。

乍得代表希望行使答辩权。 我请他发言。

凯塞利先生（乍得）：乍得代表团并不希望行使答辩权，因为我们知道，利比亚的答复只会是一派谎言。 然而，我们要说，除非真正同一个正派和聪明的家伙打交道，否则凶手是永远不会认罪的，但是情况并非如此。

我国外交部长刚才已经指出，乍得人民吃尽了利比亚的苦头。 就这一具体事例而言，我们只想给国际社会一个作出判决的机会。

主席：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团要求行使答辩权，我请他发言。

阿扎鲁克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主席先生，尽管我充分尊重你刚才所说的话，但我要在此重申，利比亚阿拉伯民众国不承认靠暴动上台的恩贾梅纳政府，并且永远不会承认它。

主席：我的名单上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 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议程上该项目的下一次会议的日期将在同安理会成员协商后确定。

会议于下午4时45分散会。